

文學觀點

書評 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》

文学の観点から 『台湾原住民文学史綱』 書評
On The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Literature
from the Literature Viewpoint

文 | 林瑞明 (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與台灣文學系合聘教授)

圖 | 編輯部

浦忠成2000年完成《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》，追溯其原鄉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，向部落傳統學習，身心有了全然的安頓。這不僅是一部學術著作，而且是自我民族的發聲。9年後，浦忠成以其優秀的學養，完成了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》上下兩卷，皇皇70萬言，近1,200頁，是21世紀伊始的一件大事。

面臨黃昏 一氣尚存

20世紀中葉以前，台灣原住民在強勢政經文化壓倒下，猶被稱為蕃人，而傳統生蕃、化蕃、熟蕃之分，竟然以其保留民族文化成分之強弱為界標。漢人化之、日人化之、殖民政權一再化之，保留本族文化傳統而又能創生，誠然不是容易的事。

20世紀80年代，隨著民主化的大潮流，原住民的民族自覺運動風起雲湧。歷經長期的抗爭終於從蕃人屬性的高山族定位為原住民，代表了民族對自我的肯定，以台灣主體自居的閩、客、外省等族群，都得讓出「主人」的位置，非得認可原住民族是台灣大地的原始地主不可。從80年代為原住民族的傳統與精神而書寫的「原住民文學」也欣欣向榮，各族寫手良性競爭，相互扶持，蔚為一片百花齊放的風景。只不過30年左右的時間，原住民文學在台灣已舉足輕重，即使是放在世界文壇，也是空前未有。在這麼短的時間，有這麼多族的文學冒出頭來，文風殊異，各有特色，真是一片好風光！



在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發展的歷程中，鄒族的巴蘇亞·博伊哲努，適時地以學者浦忠成的身分奮力而為，完成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》。

從大航海時代被納入世界體系的台灣原住民，三、四百年被一再侵擾、壓制，面臨黃昏，一氣尚存。

祖靈要說話了，而且要大聲說話，各族作家都有話要說，奮力「以筆來唱歌」，從而有了更深刻的多重文化交流，也促進不同民族間的深層理解。

同步成長 極有史識

在台灣原住民文學發展的歷程中，鄒族的巴蘇亞·博伊哲努，適時地以學者浦忠成的身分奮力而為，完成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》，這是了不起的大事。如此成就，首先，建立在碩士、博士的學院訓練，其次，2000年前後浦忠成陸續在台北市立教育大



從80年代為原住民族傳統與精神而書寫的「原住民文學」，不過30年左右的時間，在台灣已舉足輕重，即使是放在世界文壇，也是空前未有。這麼多族的文學冒出頭來，文風殊異，各有特色，真是一片好風光！

學、台灣師大、清華大學、中正大學等校講授原住民文學的課程，並且指導研究生在原住民的領域進行學位論文的撰寫，這是他學術生涯最重要的部分，而且以他50多歲的成熟年齡，正好與原住民文學同步成長，以其所學，近身觀察，這是他人所沒有的優勢；而且他的專長是敘事性口傳文學，原住民族本來沒有文字，神話、傳說、祭儀都靠口傳，他寫過鄒族《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》專書的經驗，擴大及於台灣各族，即為這部史綱上卷九講之組成，駕輕就熟，舉證豐富，可謂是台灣民族誌的百科全書。

下卷即是「使用文字後的原住民族文學」六講，從日本時代的「第一國語」論述，特別以《理蕃の友》中的原住民表述，尤其是以卑南族的巴力瓦格斯（BaLiWakes，旋風之意），即日治時期的森寶一郎，戰後的陸森寶做例。串起一頁頁的文字傳統，再述戰後的「第二國語」，從60年代極少數的原住民作家排灣族陳英雄（谷灣·打鹿勒）、阿美族曾月娥（蘇密）寫起，在苦悶的環境中書寫，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。既不過分揄揚，也不因時過境遷而給予貶抑，將作家與時代的對話呈現出來，這是極有史識的論述。

檢討過去 看見未來

第13講「民族發展時期的原住民文學」，從80年代的拓拔斯·達瑪匹瑪、莫那能、孫大川、瓦歷斯·諾幹等等，一一寫起，凡是得過獎的、出版過書的原住民作家，皆有其應有的篇幅，引述最精彩的詩文篇章，等於是幫讀者做了一番精讀。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，指出原作者最核心的菁華。由於浦氏的才情，形構了台灣各原住民族文化的豐富圖像。第14講續譜

20世紀原住民族的眾聲喧嘩，一片花團錦簇。第15講「原住民族文學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」，檢討過去，以看見未來作結，充滿了期待。

認同土地 盛開文學

這部史綱是劃時代的鉅著，不僅是作者獻給台灣原住民的鉅著，也是讓台灣漢人知所警惕的書。在台灣生活非得重新認同土地與民族不可。套句孫大川的話：「在台灣原漢之間數百年的相處，血緣『套來套去』」，長期以來彼此的祖先，早已化做泥土的一部分。土地是我們最可靠的根本，而文學是盛開的奇花異草。」透過這部史綱讓我們能更深入彼此欣賞、彼此珍重。◆